

却看秋霞赛春波

□ 李金贤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着一位伟人的话长大的。伟人和我们一样年龄时，“独立寒秋”，伫望“湘江北去”，肩负家国情怀，舒展济世抱负。诵读伟人诗词时，我们还浸泡在朦胧的“斗争”与“批判”的液态和气态之中。而今还能记得那些词句吗？“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这几行词句，今天读来有别样的滋味，别样的感触。

1973 年，春寒料峭中，我们怯生生地走进常太中学校门，东圳水库正处在枯水期，水位很低，退得很远，站在校园前方的小山包上，能望见我们一无所知的乡村遗址，若隐若现散落在或深或浅的水域间隙里。

1975 年，在炎炎烈日烘烤下，我们背着草荐棉被饭罐面盆，没有激动，没有留恋，几乎“无感”地走出校门，在各自回家的山岭溪沟间跋涉挪动。我们因此而获得一个时代的身份：回乡知青。

2025 年，我们在荔城重逢相聚。50 年弹指一挥间，我们所能尽情抒发的，就是“忆往昔”。

50 年，半个世纪，世事沧桑，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彼此都以“老同学”相称，怎一个“老”字了得？

50 岁，人生知天命，人们老成而成老人。何况我们早已越过天命，我们耳顺，坦然迈向古稀。我们亲爱的老师，是值得敬重的老先生。风华正茂的同学，重逢聚首，彼此深情相视，我们是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老同学”了。

50 春秋，我们分散四方，日夜奔忙。看花开花谢，望云卷云舒，始终没有忘怀的是银山松立，东圳波涌，课堂上思辨争执，寝室里寒暑蚊虫，厨房中酸菜豆腐，操场边汗泪交流，无门无窗，友爱无穷！这里便是少年同学熬成了老同学的头一灶火！“老同学”一语暖心，三字千钧，我们彼此都在内心呼唤：亲爱的老同学，你现在好吗？

忆往昔，我们的求学年华是峥嵘的，路途是崎岖的，但我们现在不认为当初是不幸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很早就肩负起与年龄和身材极不相称的重担。上山拾柴，下地撒粪，捕鱼捞虾，偷菜扛杉，维持了 3 年学校生活的柴米油盐。

我们没有唱“劳动的创造最光荣”的高调，我们只用单薄瘦小的身躯，在常太公社山山水水的缝隙里，刻下了人间最优美动人的音符。

我们还远赴号称“小上海”的涵江学工。那时候，三江口军港，莆六中松树，工厂，街道，涵头人的衣着打扮，话语腔调，在我们的感知里，都是那么神奇、陌生、梦幻。

我们平生第一眼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的记忆，虽然历经 50 年的风雨剥蚀，却依稀还能触摸到温柔的丝痕，品味到酸咸的晨昏，闻听到嘶哑的吆喝。

亲爱的老同学，你可曾还记得，在东圳水库坐汽船，前往未知世界时激动的心跳扑扑？你可曾还记得在城里合租同坐一辆“双背”脚车，后座上二人紧抓互扯，生怕拐弯或突然刹车时掉下去的惊险刺激的第一次吗？

50 年，50 岁，50 春秋，有几人能够再次体验？

我原是山中一稚子，走过外州外府，见过几山几水，而今又回山中作老头。三度出入的常太中学如今难觅踪迹，但银山依旧在，东圳春复春，于是也不免恶俗学古人，胡诌几句：“重拾银山花几片，又听东圳一首歌。古稀花甲老还少，却看秋霞赛春波。”

轻声细问老同学，亦将有感于斯乎？

总爱翻看自己文章的手稿，油墨香里能闻出半生写作的痕迹。从钨矿子弟学校的方格稿纸，到机关公文的标准信笺，再到退休后的生活随笔，数百万字的背后，始终有三盏灯亮着：那是贺威仪、王力农、邹新华三位恩师，用各自的光牵着我，从理科生的轨道，一步步踏进文学的花径。

初识文字的温度，是在大山深处的白石山钨矿”。20 世纪 70 年代，我在钨矿子弟学校读初中，教语文的贺老师是位年近半百、学究模样的女老师，不知为何从城里到山沟工作，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常常晕染着钢笔墨水。

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数理公式，作文大多应付了事，直到贺老师单独收走我的作文本，几天后再回到我手里时，每篇作文都做了细改，扉页上多了行红笔字：矿山的风里藏着故事，要学会听。这话如钥匙开启了我的文学之门。

那以后，她总在课后给我“开小灶”。

我写母亲缝衣的片段，她逐字修改后，悄悄投给了市报。当印着我名字的报纸送到学校时，贺老师比我还激动，拿着报纸在校园走了一圈，逢人就说：“这是我班上的孩子自己写的”。

她带我逛矿山，从井口调度室到家属区的小溪，从运矿传送带到后山采石场，每到一处就让我动笔，“你看老师傅手里的茶杯，杯沿磨出了包浆，这就是作文”。那三年竟给我布置了数十个这样的任务。当我拿回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时，她把奖状贴在了教室最显眼的地方，还开了个主题班会。

贺老师对我父母讲，这孩子作文有灵气，学好语文，其他功课也能通。此话一语中的，以后的中高考，我的作文都得了高分。离开白石山 20 年后，我收到一个辗转数人交来的文件袋，打开后流了泪，那是贺老师生前收集我发表的十几篇文章，篇篇都附着红笔的点评，我真真看见了那片炽热的深情。

复得文字的精度，是在师大的梧桐树下。我考入数学系那年，满以为要与数字结伴 4 年，却因一篇小散文与校报编辑王老师结了缘。

那篇散文叫《数学系的黄昏》，投进稿箱时，3000 多字满是青涩稚嫩。没想到王老师一点点删改到 400 多字，发表在校报副刊上。领稿费时初见王老师，他给我倒了杯水，还给我看原稿、修改稿。记得他说，“散文要有筋骨，多余的形容词就像数学里的冗余项，要果断删掉。”

后来，他把我招进了学生记者团，带我采访时说：“数学讲逻辑，中文重文字，要把两者糅在一起”。春节返乡前，他特意嘱我作文，“别写想家，写路上返乡人的心情，写家乡话，写腊肉挂在阳台的味道”。当我写出《异乡的春节》时，他连连叫好，改了稿，出稿的题目叫《家乡的年味》。这种事那四年发生了很多次。一如春雨滋润大地，也润湿了正在生长的小苗。

毕业前，他把我约到校园的草地上，细数我写作的进步，比自己发了文章还自豪。他笑着打趣说：“你可以拿数学、文学双学士了”。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了两行字：你是力的化身，要懂万物的平衡。这句话不会过时，它伴随了我半生。

后来，王老师离开学校当了领导，但他一直在创作，我常常能从各种途径读到 he 亲切的文字。看到我的文章，他多次打来电话，从遣词造句聊到立意构思，电话里熟



也话龙眼

□ 闽水



前几年，我从老家移植一棵龙眼树在小花园里，今年龙眼树结出了累累的果实。

龙眼也称桂圆。在门口种桂圆，既寓意种“贵”，又能绿化，还有龙眼可吃。

老家是龙眼的主产区之一。小时候，我家房屋后面的小山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龙眼树。龙眼成熟的季节，父亲常常采摘几串龙眼回来让我饱腹。龙眼成熟会自动掉落树下，父亲叫我们早起，到龙眼树下去捡拾掉下的龙眼果，裂的自己吃，好的拿去卖钱。那个年代，经济非常困难，我们常常饿肚子。有龙眼可吃，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父亲对龙眼情深意笃。我家的山坡地上，他栽种上一株株龙眼树，并给龙眼树嫁接好的品种，让它长出又大又好吃的龙眼来。父亲还经常给龙眼树除草、松土、施肥，像照顾孩子般关心爱护它。龙眼开花时，父亲要去喷打农药，以保护龙眼花不被“龙眼姑”（一种专吃龙眼的飞虫）侵蚀；龙眼结出小果时，要给每一串龙眼疏果。如果不疏果，成熟的龙眼果互相挤压，果子长不大，品相也差。

龙眼鲜果的保质期短，主产区的龙眼一般都要烘焙成桂圆干。

采摘和烘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龙眼树有的高达 20 多米。父亲在采摘时要准备二丈多长的竹梯子，举起竹梯子挤进龙眼树的缝隙里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竹梯子放好后还要用绳子绑定在龙眼树的枝干上，以防梯子倾倒造成人从高空坠落。

父亲把摘好的一竹笼一竹笼龙眼从树上用绳子往下传递，就像传递一笼真金白银般，脸上溢满了笑容。

烘焙桂圆干前，要对鲜龙眼进行筛磨。

父亲用一个大约一米五的两头大中间小的专用大竹筛磨龙眼。每笼倒进大约四十公斤龙眼，放进一大把粗沙子作磨料，然后将竹笼吊起，左右两边各一人，一上一下地用力摇摆竹笼，让龙眼在竹笼里均匀地享受沙子的温柔摩擦。这道工序叫摇沙。我曾经参与摇沙，不一会儿就满身大汗。

摇沙大约半个小时后，将摇好的龙眼倒出。这时的

龙眼已经浑身金黄色，为烘焙出色相美好的桂圆干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家中附属房里挖了一个大约 3 平方米的烘焙灶，每次可以烘焙 150 公斤龙眼。灶下用木头烧火，烘焙时间长达 2 天，中间要不断添加木柴，夜间也不能间断。期间还要不断给龙眼翻身，这样才能烘焙均匀。因此，父亲就在灶旁放了一张竹榻作为间隙休息的地方。

炎热的天气、猖獗的蚊子，加上灶里熊熊燃烧的柴火，常常折腾得烘焙人身体疲惫。为了烘焙出上等的桂圆干，父亲黑瘦了一圈。

改革开放初期，龙眼的价格很高。一粒“准三”（龙眼中最大粒的规格），可以卖到五毛钱，能买半斤多猪肉。一棵大的龙眼树，能收获一两百公斤龙眼，焙成桂圆干，可以卖好几百块钱。当时大学生的工资一个月才几十块钱。父亲常说：我栽种一棵龙眼树，相当于培养了一个大学生。

龙眼对于父亲，是一种地域的缘，是一种经济的源，是一种生活中的甜。

我对龙眼的钟爱，起源于父亲，也源于龙眼对身体的补益。

我是从小吃龙眼长大的，深知龙眼对身体的好处。30 多年前，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各种原因，我的身体康出了些问题：精神不佳，脸色青黄。后来，我每天用几粒桂圆干、几粒红枣、一小把枸杞煮水喝。这样坚持了下来，慢慢地，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和活力。如今，我年逾古稀，但这种养生的习惯还一直保持着。虽然生活中也有风风雨雨，但总体来说，我的身体还算硬朗，精神饱满，气色不错。我感恩天地万物对我的赐福，也感恩桂圆干给我带来了“贵”气。

如今，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上售卖的国内外名优水果琳琅满目，龙眼的身价大不如前，但我对它的这份钟爱却始终不二。

小花园里的这棵龙眼树，龙眼肉脆甜嫩，十分好吃。我咀嚼着这甜甜的龙眼肉，心中却荡起了对于龙眼的往事涟漪，百感千集，写下此文。

□ 刘力

悉的声音总让我想起当年编辑部里的那盏台灯。

再品文字的广度，是在机关的公文堆里。我从大学讲台调到机关那年，邹科长刚从中学校长任上调来当我的直接领导。他不但擅长公文，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办公室书架上有他几本诗集、散文集，书架上还贴着他的手书：笔底有山河。

首次写总结，我按数学习惯列了密密麻麻的提纲，他却笑着说：“公文与散文一样有魂，逻辑是骨架，文字是血肉”。此后三四年，我们成了写作搭档。他提醒我，“每个单位都有闪光点，要学会发现”。

下基层调研，他让我记些口头禅，记群众的笑脸；写先进事迹时，他教我“以故事代替数据，用细节打动人心”。夜晚加班后，我们常在办公室的灯下，就着花生米和纯谷酒聊写作。他说：“数学系的人写公文，优势在逻辑清晰，补上了文字的温度，就一定是好文稿”，话语质朴得如良药。待分别时，我们互相改动的文稿已经有数百万字了。

那些年，我们一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公文，我的散文、纪实文学也陆续发表在各类报刊上，有幸数次与邹科长共版，有篇《坐看云起》获全国旅游散文一等奖，领奖时我已调离了机关，还特意把证书复印件挂号寄给了他，分享这份喜悦。

分别时，邹科长送我一套《写作大全》，弥补我未学中文之憾，还送给我一个蓝皮笔记本，里面是他多年总结的写作经验，扉页上写着“永远莫歇笔”。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以书信、电话、短信、微信保持联系。我的散文《梧桐树下》写的是当年的科室生活，邹科长阅后说，“看了你的文章，就像看到了办公室小阳台外的梧桐树”。尽管梧桐树早已移走了，友情却伴着文字延续了几十年。退休后，他忙着带孙子，却从未歇笔，偶尔还会发表作品，字里行间还是当年的意气。

退休后，回望半生写作路，贺老师教会我“贴地行走”，王老师教会我“精益求精”，邹科长教会我“兼容并蓄”，三位恩师如三盏灯，在不同时段照亮我的笔墨征程，我便在写作的道上走到退休，还在路上。

深夜写作，窗外的月光洒在稿纸上，恍惚间，总觉得三位恩师就在身边。贺老师在钨矿的晨光里教我观察，王老师在师大的台灯下帮我改稿，邹科长喝着小酒与我畅聊人生与写作，爽朗的笔声还在耳边回荡。那些年他们牵着我走过的路，早已成了我笔墨里的养分，让我幸福地在文字海洋中遨游，而我的文字里，也始终有这三束光的温度。

这大概就是师恩的力量，并非教会你写多少字，而是让你永远相信文字有温度，有力量，有值得一生追寻的光芒。

今夕何夕

□ 杨健民

七夕，一群人在对夜空星辰年复一年的仰望中，连接起天与地，现实与梦想，演绎出许多感动爱情的爱情故事，从古至今，生生不息。

2015 年七夕节，我去“言墨堂”拜见著名花鸟画家曾贤谋先生。曾先生是我多年的至交，我们曾经合作过一册书画集《贤谋写意》。那天曾先生兴致极好，兴之所至，开笔画了一幅黄玫瑰。绘毕，他问我题个什么款。我想起《诗经·国风·唐风·绸缪》里那一句——绸缪束帛，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也许那里面有那么一个“今夕何夕”的追问，我就让他题了个“七夕何夕，玫瑰之约”，似乎带有点反讽之意。因为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玫瑰之约”，不过是曾先生那幅黄玫瑰悄然与七夕的“如此邂逅”相遇，是一种内心独白而已，有道不完的憧憬和激动。正如明万历进士戴君恩在《读诗臆评》中说：“淡淡语，却有无限情境。”

一幅画，十年了，经过了十个七夕。十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切就如阿多诺所说的，“当今世界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匆忙”，世事攘攘，人生扰扰，我们心灵的天空已经被俗事弄得嗷嗷啾啾，生命由此失去了弹性。今天，我把挂在新居的这一幅黄玫瑰再度认真打量了一下，突然又被它深深打动了。

曾贤谋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画家。他的花鸟画极负盛名，我曾经为他写过多篇评论。六年前，我写了一篇《贤谋画石》。当时，我置身于他的一批石头画作品面前，深感骇异——无论是危岩奇崛，还是枯石奔突，无论是行走的笔势，还是率性的泼墨，那些石头都以一种惊人的活跃告诉人们，石头之形一定包含了某种强烈的表述欲望。在我的感觉里，石头是宁静的，但又是令人敬畏的，它表达了世界的一种感动。画家钟情于石头，必定有灵性上的相互映照；因为恒定，因为稳重，更是因为某种意义而来。

十年前的那个七夕，我似乎是为曾先生的这一幅黄玫瑰而来。相形于坚硬的石头，黄玫瑰则显得柔软了许多。记得多年前，一位年轻女子求画于曾先生，希望为她作一幅玫瑰画。曾先生欣然命笔，画了一幅《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一枝黄玫瑰就倚在一块石头上。那女子居然不置可否地说：为什么是黄玫瑰？画家立刻将画作收起，我不胜唏嘘。后来，我还是为这幅黄玫瑰写了如下一段话：开花并不全是怒放。花事被藏在一张寂寞的脸里，心情无法穿射叶的那一面。刺痛人心的美丽，是一种无法靠近的距离。真怕读懂你，也真怕你被人读懂，只希望你是一人一枚处设防的孤独。激动不会长成叶的翅膀，拍得枝头乱颤。只有风，悄悄溯向无边的安恬，为他或她指向一处不需要情节也不需要穿透的幽梦。任何心事总有晒干的时候，你却从根须就开始积蓄开花的力量和苦痛，即便是一抹黄色，也不轻易停泊在痴情的岸边。一场细雨哑了，一个季节哑了，你却心静如水，身净如洗，在那个撩人的梦醒时分，遇到了生命中那一刻亮丽的鸣唱。

今天看来，这段话也许过于矫情。但在当时，我的确认为曾先生不是去做那种非理性的即兴表演，而是有他的独特的艺术世界。这幅黄玫瑰有着强烈的对于笔势的追求，如同春山里那些正在萌发绿意的苔石，蕴涵着变化无尽的生命消息，其最终要诉诸的，还是墨韵的一种意象赋形。这就是曾先生的艺术策略——他以不羁的技法优势，将黄玫瑰氤氲出一种强烈的律动的隐喻效果。在那里，黄玫瑰有着大山般的恒定，它有可能是奇崛的“幽深的渊薮”，又有可能是蕴蓄的“静谧的激情”。我确乎是在这一幅黄玫瑰画作里，读到了如此丰富的笔墨意象，其奇诡的精神魅力，已经颠覆了我们对于黄玫瑰的一如既往的想象方式。

而在今年的七夕，我重温了曾先生十年前所作的这一幅《今夕何夕》，居然忍不住地想到：一幅画，十年了——它会不会替我继续分担一些生命的内容，穿越我内心的一些迷雾。我甚至想到，今晚——七夕的这个夜晚，究竟还有没有人会抬头望一下康德说过的头顶的星空呢？

古希腊的泰勒斯善于思考，经常被许多问题困扰，走路时就抬头看看天，有一次不小心掉到了沟里。他的仆人笑他连路都不会走，还去关心那么多事情。而康德则这样说：一个永远躺在沟里的人当然会笑活他的主人，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爬起来过；而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为了探索伟大的真理不小心跌倒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幅画，十年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路上行走，“远方就躲在一棵树的后头，活着就是与之无休止的迷藏”（何立伟）。“在路上”——这是人类自恋的一个大情结，在路上走久了，也许会突然发现，你苦苦寻觅的家园不知是在远方还是身后？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有点觉悟有点感动甚至有点乡愁，就变得如此混沌如此忧伤了呢？如果人生的每一场遭遇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寻找精神家园的归宿呢？一个人人生，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一枝黄玫瑰，我也读了一年又一年。人生就像这一枝黄玫瑰，花开极处，不是其他，只是刚好；人到极处，不是其他，只是自然。

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刚刚度过金婚的老人写的一篇文章，谈及他一生中几个难忘又尴尬的片断。某年七夕，老夫老妻想颠颠倒倒地浪漫一下，相拥接吻，结果，刚把舌头逼近接触之际，老太婆的假牙就掉了出来，弄得他兴趣全无。然而不管怎样，这老头能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就表明了他们活得豁达而通透，因为他们明白，在我们的生活之上，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

今夕何夕？我们身体里那些使人快乐的多巴胺还能释放出来吗？抬起头来再看看这一幅黄玫瑰，我就会想到：远方并不遥远，远方有时就在脚下。

一尾九鲤湖的鱼

□ 唐宝洪

畅游巧夺天工的佳境
年年修心养性
天天含英咀华
九鲤湖的一尾鱼
惬意享受甜美时光

当雨滴亲吻湖面
鱼族汇集 欢舞
云端里的奇思妙想
连缀珠帘般的琴弦
演绎奇美传唱

水域浩淼 波光潋滟
桃源洞 蓬莱石
陶冶岁月的精华
竞秀的千岩是天然的书橱
澄碧的星眸
收藏 品读
一首首韵味深长的天籁之作

祈梦千年 代代相沿
波纹荡漾 绽开
梦想的花朵和果实
做一尾九鲤湖的鱼 多好
如果来生是鱼
愿做九鲤湖的一尾鱼